



王爷难当

相爱本是陪伴
宠爱何须多言

任性这个词儿，就是为爷量身打造的！

爷肤白貌美文武双全还是位高权重的南平府小王爷！



爷任性怎么了？！

你一个小小医女！**六岁**就敢跟爷过不去，**十九岁**还敢送上门来让我帮你找弟弟？！



你没搞错吧你！



……没想到这小医女木讷呆蠢，却敢挡在爷身前损爷一命……**啥？！**有人跟小医女提亲？！

哎呀，我这**暴**脾气！我倒要看看谁敢跟爷抢人？！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王爷难当 / 翔子著. — 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5

ISBN 978-7-5399-8687-6

I. ①王… II. ①翔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11686 号

书 名	王爷难当
作 者	翔子
出版 统 筹	黄小初 邹立勋
选题 策 划	怪兽工作室
责任 编 辑	胡小河 姚 丽
文字 编 辑	孙 逊 彭紫薇
责任 监 制	刘 巍 江伟明
封面 设 计	黄 梅
出版 发 行	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集 团 地 址	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: 210009
集 团 网 址	http://www.ppm.cn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jswenyi.com
经 销	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印 刷	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880 mm×1230 mm 1/32
字 数	168 千字
印 张	9
版 次	2015 年 10 月第 1 版,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	ISBN 978-7-5399-8687-6
定 价	24.80 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第一章

001

天空中阴云密布，阴沉了一日，至傍晚时分，终于落下雪来。

第二章

018

这日晚间远华便依了段大夫的方子，只略略换过几味药丸子下人，云夕服下后倒也没什么反应，只是次日早晨便神思倦怠，精神萎靡。

第三章

037

城南乃京中最繁华热闹的地段，也是三教九流，与帮杂派聚集之地，远华在集市上四处寻米，几个小孩早跟在她后面张牙舞爪。

第四章

053

思羽这日练完兵，在宫中盘桓了半日，又去沐青府上喝了杯酒，方才慢慢往南府回转。

第五章

071

而思羽率军一路穿山越岭，不多几日，已至沙漠边境。

第六章

088

思羽静静坐在帘房中，听远华去远了。

第七章

106

白昼渐短，黑夜复长，院中晚香玉渐渐谢去，不觉秋意渐浓。

第八章

124

南国的空气潮湿阴冷，到了掌灯时分，更是寒气刺骨，摆在桌上的菜不一会儿就冷了，王简平便拿到厨房重新热过。



目录

CONTENTS



第九章

143

黑云缓缓遮去了最后一丝月光，风声中隐隐传来金柝相击的声音。

第十章

160

远华一觉睡至天明，睁眼见阳光已斑斑駁駁撒在林间，忙坐起身来道：“什么时辰了？”

第十一章

177

重阳佳节，京城郊外游人如织，城中也热闹非凡，齐王朱瞻这日为庆贺世子出生满月，特在府中大宴宾客。

第十二章

193

清风徐来，吹动一帘轻纱隐隐可见一个绝色丽人，掩映在轻纱之后，她的皓腕托在一张瑶琴上，寒星般的双眸熠熠发亮，竟连秋日的艳阳都失去了颜色。

第十三章

211

晚间雪终于住了，地上积了厚厚一层落雪，远华和王简平在远处院子里堆起一个雪人。

第十四章

229

远华定定地看着思羽，他的脸庞在幽幽的烛火映照下显得有些晦暗不明。

第十五章

245

早春的朝阳映进窗明几净的室内，远华坐在桌边，正凝神往一张纸上写着药方。

第十六章

26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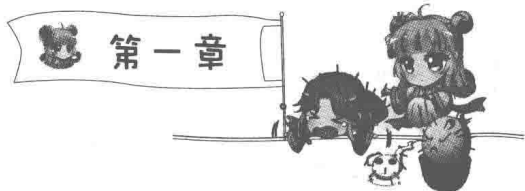
东方晨曦微露，云夕在帐中悠悠醒转，朱瞻坐在她身边，神色阴冷。

番外

279

雪花纷扬，飘至夜半时分终于住了，将远华下了轿，独自往紫云翱走去。





天空中阴云密布，阴沉了一日，至傍晚时分，终于落下雪来。

沁芳客栈大厅中客人寥落，只东北角一张桌边坐了几个外乡人。他们喝了大半日的酒，又吩咐把酒拿下去温一温。店小二李元儿懒懒地答应，上前拿过酒来，一面往厨房走，一面暗暗埋怨：本以为今日无客上门便可趁机歇一歇，谁知却又来了这几个古里古怪的客人，自己被呼来喝去不得清静。

他温过酒送到客人桌上，便将双手缩在袖中，伸头去看窗外，只见天地一片苍茫，大雪寂寂无声。他打了个呵欠，正欲走至柜台后打个瞌睡，忽然大门吱呀一声开了，一阵风雪涌入，一个青色人影跨进门来，是个男人装扮的妙龄女子。

李元儿忙迎上前呵呵笑道：“这么大的雪，骆姑娘还来打酒？”

那女子拂去身上的雪花，递给李元儿一个酒壶，笑道：“爷爷几天没喝酒了，我看他浑身不自在，也只得来了。就打一斤半吧。”

李元儿笑问：“老爷子身子还好吗？女子随他走到柜台前站定，笑道：“也还好，只是多年的旧疾，秋冬之时便有些乏力。”

她穿了一身干净利落的男式青布袄子，将双手放在嘴边呵了口热气，倚在柜台边转过身子，一双晶光四射的眸子四处打量。见东北角上几个人向她看来，她便冲他们点头一笑。那几人面无表情，转过脸继续吃菜喝酒。

她微微侧过头去，问李元儿：“这几人是外乡来的吧？”

李元儿一边打酒，一边悄声道：“可不是吗！我刚刚听他们说，京中凌太傅的闺女生了怪病，广召天下名医，说是一旦治好，定有重金酬谢。这几个就是要结伴上京的。”

那女子点头：“难怪，瞧着挺面生。”

李元儿笑道：“依我说，姑娘不妨也去试试，一准治好……只是姑娘走了，我们村里可就少一个活菩萨了。”

女子抿嘴一笑，也不言语，只把手指在柜台上轻叩，心下暗暗思量。

李元儿打好酒递到她手上，她含笑掂了掂，忽道：“又短斤少两？这次怕是少了二两，你也偷得太多了点儿，就不怕我告诉掌柜？”李元儿尴尬地笑笑，忙往壶中又添了两勺。

女子将钱放在柜台上，又往那桌客人望了几眼，方将酒壶放入怀中出了门。

她一路顶风迎雪，走了半日，到了一间白雪覆盖的小小院落门口。她刚推开院门，就听里屋爷爷唤道：“可是远华回来了？”

她应声进去，将酒从怀中取出放在桌上。见爷爷自床榻上支起半个身子，她忙轻轻扶起他的身体，将一个团垫放至他身下，问道：“可觉得舒服些了？”

骆岐山微微颌首：“起先觉得胸闷，睡了一觉，这会儿好些了。”他见了桌上的酒壶，眼中放光，笑道，“我正想喝酒，不想你就去打来了。”

骆远华一笑：“先喝了药，吃饭的时候才准喝酒。”说罢转身去了厨房，不一会儿端了一碗温过的药汤递到他手上。骆岐山正要将药

碗送到嘴边，又想起一事：“前些日子交给你的几本笔记，你可看了？”

远华道：“爹爹留下的那几本笔记，我已看完，只怪我愚钝，还有多处想不明白。这几日正温习《灵枢》与《素问》，两相对着看，也才慢慢领会了一些。”

骆岐山轻抚着她的发丝，正色道：“天下医理，莫不从《灵枢》与《素问》而来，你若能融会贯通，举一反三，自然大有益处。不过你虽广读医著，毕竟经验甚少，年纪又轻，而你爹爹行医多年，医术超群，这几本笔记是他心血所凝，对你来说，是晦涩了些，有疑惑之处，也是常理，切不可太过急切，慢慢领会便是。”

远华垂首应了，骆岐山将药汤一饮而尽，又问道：“这是今冬第一场雪吧？”

远华见他呆呆看着窗外，知他又想起那年冬雪之日，忙将窗户关上。然后，她接过他手中药碗放在桌上，在他肩背上轻轻揉捏，笑道：“爷爷，您再歇会儿，我去做饭。想吃什么菜？”

骆岐山拍拍她的手，柔声道：“你做什么我便吃什么，只要有酒，便吃什么都香。”

远华道：“爷爷这酒真该少喝些。也怪我心软，昨晚还听见您咳得厉害。”

骆岐山道：“怕什么？这两日我已好了七八分。再说多年的旧疾，每年必犯，也成习惯了。”

远华一笑，不再多言，便去准备晚饭。

饭毕，远华替爷爷加了一床被褥，又怕他想多了心事，便点了蜡烛，取过爹爹那几本笔记在他床边坐下。她翻开来只看得几页，心中便焦躁起来，只在灯下呆呆地出神。

骆岐山闭着双目，不由自主想起了往事。

十年前，也是这样的冬雪之日，他带着骆远华外出云游回到府中，



却看到门庭荒芜，大门上贴了官家的封条。他一打听，才知道在宫中太医院供职的儿子骆致谦犯了死罪，已被斩首，儿媳亦自尽而亡，孙子骆远帆不知所踪。

他的心犹如被利刃狠狠划过、剁碎，却顾不得疼痛，带着骆远华，在风雪交加的夜晚，一家一家寻到骆致谦生前故交好友的门前，只盼能寻得帮助，打听到骆远帆的下落。可一众显贵听闻罪臣骆致谦的老父和孤女来敲门，只恨不得乱棒打出，哪里还会来应门。

爷孙俩奔走了一夜，希望一点点破灭。眼看远华双脚踩在雪地里，小小的脸冻得通红，身子在寒风中瑟瑟发抖，脸上挂着泪痕，却一声不响，他长叹一声，只得回到骆府门前，向把守官兵央告了半日，进府寻到儿子的几本笔记，这才带远华到附近的一座破庙中，燃火取暖，看着她沉沉睡去。

雪花簌簌而下，骆岐山睁开双眼，见远华沉思的脸容映在昏黄的灯光下，坚毅之色越加明显，竟和十年前风雪之夜那张挂着泪珠的小脸重叠在一起，心中不由得感喟万千。

远华见爷爷睁开双眼，便坐到他身边，轻轻给他捶腿，道：“今日我去打酒，见沁芳客栈来了几个外乡客人，说京城凌太傅正广召天下名医去给他女儿治病。我……也想去试试……”

骆岐山听说，沉默半晌方道：“凌太傅的千金所患之症，既然京中太医都束手无策，你去了，也未见得能寻到医治之法……”

远华轻声道：“我也想过。只是，这是个机会。当日爹爹被定罪之时，听说是凌太傅主审，如果真能治好他的千金，也许他愿意提供些旧日线索。我也不求为爹爹翻案，只想能找到远帆，保留骆家血脉。”她顿了顿，又笑道，“素闻凌太傅为人正直，想来即使治不好他的千金，他也不至为难于我。”

骆岐山微微一笑：“也罢，你爹爹的医术你已得之六七，去历练

一下也好。只是若然事成，切不可贪恋京中荣华，远帆能找到固然好，若不能找到，也不必强求。生死之命，早有天数，早日回来要紧。”

远华道：“我晓得。只是我这一走，爷爷您……”

骆岐山道：“我不碍事，你放心，我会照顾自己，你只管去吧。”他想了片刻，又道，“你此去京中，既无名声，又无门路，各地名医汇集，你如何能出头？”

远华低头思索良久，抬头道：“爹爹生前和南平王府的王爷交好，我想先去找找他，若有他相荐，或许能很快进入凌府。”

骆岐山点头：“南行天倒不是背信弃义之人，若不是当年你爹爹出事时他正好远在边关，有他相助，能寻到远帆也未可知。”

两人计较良久，远华见爷爷面上渐现倦色，便道：“天色也不早了，爷爷早点歇息吧。”然后，她扶爷爷躺下，又理好被角，便吹了蜡烛回到自己房中。

她胡乱梳洗了睡下，却又辗转反侧，心绪起伏，索性从床上坐起，轻轻挑开窗帘，只见茫茫天地中，雪花无声无息，似那不识人间愁苦的天国精灵，翩翩飞舞，踟蹰而下。她看了半晌，只觉身上渐渐寒气袭来，便转身收拾行装，忙到天明时分，方才上床迷糊地睡去。

北风肆虐，入得城来，却化为丝丝缕缕的清风，虽是严寒天气，倒也不觉得如何寒冷。

骆远华一路行来，见城内雕梁画栋，车水马龙，闹市之中人流如织，处处欢声笑语，一派繁荣兴旺的景象，不觉有些恍惚。

她对京城的印象，一直停留在九岁那年的冬日之夜，无穷无尽的漫天飞雪悄无声息，如灰烬般埋葬了她的童年，一扇扇永远不会敞开的大门面目狰狞，吞噬了这以前所有鲜明缤纷的记忆。从此，京城在她的脑海中，只剩黑白两色，只余冰冷静默。

她立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，一时不知何去何从，呆了半日，方才



寻到一家客栈投宿。收拾停当，她便往东门方向而去。

她依稀记得，当年的骆府门前有两棵粗壮的桑树，沿街寻去，果然还在，只是昔日的骆府已完全不见踪影。

她慢慢走到树下，当年的情形便浮现在眼前：那时她和弟弟远帆常在树下打闹，远帆那时比她矮一头，又瘦又弱，有时被她打急了，就会蹿到树上去对她扮鬼脸。她虽顽皮，但毕竟是女孩子，不敢爬树，也只能在树下干瞪着眼睛。有时爹爹从外面回来，正好看见了，就会大声呵斥……

忆起往事，她心中酸甜交织，静立在树下，久久不能移动脚步。

晚间，远华便在客栈楼下要了一壶酒和几盘小菜，寻来客栈掌柜，请他坐了，向他细细打听凌府的情况。那掌柜吃了两口酒菜，笑道：“凌太傅的大千金听说已经病了好几个月，宫中的太医都治不了，这才广召天下名医的，具体情形倒也不清楚。”

远华笑道：“各处来的名医怕是已经挤破凌府了吧？”

掌柜点头：“十几日前就已涌入京城了，如今各处客栈几乎都已客满，听说多是各地来的大夫。”

远华沉吟片刻，便问：“如今南平王府情形如何？”

掌柜悄声道：“老王爷几年前就去世了，如今是小王爷南思羽当家。说来也巧，凌太傅倒曾是他的老师。”

远华心中一喜，又问道：“这小王爷为人如何？”

掌柜答道：“小王爷带兵打了几次胜仗，甚得当今圣上宠爱，年纪又轻，为人便有些骄纵。”他喝了口酒，又笑道，“不过京城中待嫁的闺女倒是十有八九都很仰慕他，听说他文武双全，人又长得好。老王爷几年前去世，他便到如今也还未娶亲。”

远华但笑不语。她记得小时爹爹有几回带了她到南平王府，她也常与那小男孩在一处玩耍，他小时便十分清秀，只不知如今会是何等

模样。不过他既是凌太傅的学生，想来自己进入凌府便又有了几分眉目。

她谢过掌柜，又与他聊了会儿京城中的奇闻逸事，直到酒冷羹残，才回屋梳洗睡下。

一夜风雪簌簌，待得午时雪住了，四下里已积了不少落雪。南平王府管家南祁正吩咐家仆四处清扫，远远却看见门口换班的一众侍卫一路嬉笑而来，便忙赶上前喝道：“什么事在这儿大声喧哗？”

众侍卫见问，忙应道：“也无什么大事儿，只是刚刚来了一个女子，说她父亲早年与老王爷是故交，但求王爷一见。说来好笑，王爷身世显赫，怎会结识这等村野之人？”说罢面露鄙夷之色，相顾哈哈而笑。

南祁斥道：“越来越没规矩了，那女子姓甚名谁，可问清楚了？”

一侍卫道：“她自称姓骆，说她父亲十年前在太医院供职，与老王爷有七八年的交情。”

南祁心中一惊，他在南府当差已有二十余年，过世的老王爷多年前确与宫中一位姓骆的太医相交甚密，后来骆太医犯了事儿，老王爷还曾经遣人四处打听骆家亲眷的去向，只是并无消息。他面上不动声色，只交代众侍卫道：“南府向来礼仪四方，广待宾客，万不可坏了规矩。那女子若明日再来，切不可怠慢，速来报我。”众侍卫领命而去。

他心中正惊疑不止，一转头看见在王爷身边当差的儿子南琴已来到身旁，便问道：“可是王爷回来了？”

南琴道：“已与太子殿下和沐将军过了街角，就快到了。”

南祁忙叮嘱了余下琐碎，偕同南琴，匆匆往大门口迎去。

他刚到门口，便见几匹骏马疾疾驰来，当先一人神采飞扬，英姿勃发，到了门口便勒住缰绳，那马一声长嘶，生生顿住马蹄。他纵身一跃，稳稳落在地上，朗声对南祁笑道：“今日太子殿下和沐将军听说寒香筑中的梅花已开了几日，便要过来赏花。你叫他们赶紧收拾一下，



我们一会儿就过去。”

南祁连忙答应，见他身后跟来的两匹马上，一人身穿明黄色蟒袍，面如美玉，眉目含笑，另一人一身蓝色长衫，眉浓鼻挺，面色沉静，乃太子朱恃和抚远将军沐青。南祁便上前伺候两人下马，笑道：“太子殿下和沐将军难得来王府，今日定要尽兴才是。”

朱恃笑道：“南总管的安排向来不会叫人失望，今日拿什么酒来招待我们？”

南祁道：“昨日太师府正好让人送来几坛上好的竹叶青……”

小王爷南思羽拍拍马背，将缰绳交予下人，正过来迎接朱恃，闻言不由得面色一沉，道：“王太师又送了酒过来？不是叫你回了他吗？他送来的酒有什么好喝的？”

朱恃随他迈步入府，笑道：“也总是他一片心意。你若觉得不好，不如把我们去年酿的那香雪酒开了来喝吧。”

南思羽道：“那香雪酒如今也该喝得了，虽是闹着玩儿酿的，怕也比王禹那俗酒好些。”

南祁跟在身后，悄悄将南思羽的衣袖一拉，思羽顿住脚步，问道：“何事？”

南祁便道：“今日听守门的侍卫说，有个女子求见，说是从前老王爷的故交骆太医的女儿，您看……”

王爷神情变了变：“骆远华吗？可有说何事求见？”

南祁道：“不曾。”

王爷便不言语。

他父亲当年和骆太医常相往来，有时骆太医也会将他女儿带来。他记得那骆远华十分嚣张，半点没有女儿家的样子，与他全无半分投契，奈何父亲常嘱他相陪。堂堂南平王世子，却要陪一个小丫头玩闹，他时常气不过，便冷嘲热讽，不予颜色。那骆远华却也不甘示弱，如

今他额上的一道疤痕，还是拜她所赐：一次与她争执之际，他被她推到山石旁，头磕在棱角上，破了一条大口子，血流如注，从此骆太医便不再带她前来，他这才得清静。

他想到此处，不由得伸手抚上额角疤痕，苦笑两声，道：“骆致谦十年前犯了死罪，她如今是罪臣之后，要来见我，怕也不是什么好事。”

南祁道：“当初曾听老王爷说起，这骆太医只怕是冤死的。出事后老王爷也曾遣人四处打听骆太医家眷的去向，只是并无消息……”

思羽沉吟片刻，便道：“明日我已和几位皇子约好下朝后去打猎，她若明日再来，你先问问她的来意，若是需等我，便叫她在府中等我回来。”

南祁应了，又道：“那太师府送来的酒……”

思羽便有些不耐烦：“罢了，你赏给下人们喝就是。下回要再送来，你找个借口回了他，也免得回礼。”

说罢，他紧走几步，追上朱特和沐青，三人说说笑笑，往正厅去了。

骆远华这日吃了闭门羹，倒也不以为意。待到第二日清晨，她仍旧往南府而来。

守门的侍卫见了她，面上倒改了颜色，一侍卫道：“骆小姐请稍候片刻。”便往府中通报去了。

远华站了一会儿，果然见一中年男子迎出门来，衣饰考究，两鬓已略显斑白，却精神矍铄，不怒自威。他见到远华，行了礼，道：“我对下人们管教无方，昨日怠慢了骆小姐，还请骆小姐恕罪。”

远华还了一礼，笑道：“这位大哥不必客气，只怪我说话不清楚，倒叫各位见笑了。”

那人一面引远华入府，一面笑道：“小姐不认得我了吧？我是南府管家南祁，小姐儿时来过我们府中，我对小姐倒是印象深刻。”

远华有些不好意思：“我那时实在有些顽皮。不知老王爷是几时

去的？”

南祁道：“去了有三年了，去后小王爷便袭了爵位，如今王爷母亲常住宫里，府中大小事务，也都是小王爷担着。”

远华心中想起那神气倨傲的小男孩，便不言语，抬头四处望去，只见亭台楼阁错落有致，一湾清水徐徐横过，虽是冬天，枯枝疏叶，却别有一番景致，令人神清气爽。不远处传来阵阵清香，前方院中恍惚可见梅林一角，待走近了，方见院门上书“寒香筑”三字，左边一方大石，上题一绝，却是陆游的梅花绝句：“雪虐风号愈凛然，花中气节最高坚。过时自会飘零去，耻向东君更乞怜。”

南祁引远华到院中坐了，叫小仆斟上热茶，笑道：“今日也真是不巧，王爷已经上朝去了，下了朝听说还要打猎，不知几时能够回府。小姐若不嫌弃，只管在我府中歇息等候。若有他事，也可明日再来。”

远华忙道：“多谢大总管，我不妨事，在这里等候便是。”

南祁这才细细打量远华，只见她眉清目秀，面上略带风霜之色，一双眼睛黑白分明，灵慧非常，身上穿了一件男式青布袄子，漆黑的头发在顶上盘了一个髻，用一根青色带子束住，显然生活清苦，但浑身上下，却自有一股清华之气。

两人坐了一会儿，南祁猜不透她的来意，便道：“当年老王爷也曾多方打听小姐消息，可惜未能如愿。今日小姐亲临府邸，老王爷泉下有知，也该感到欣慰了。”

远华知他意思，笑道：“多谢老王爷和大总管记挂。当日爷爷带远华离了京城，如今在河南一带乡下住着。不瞒大总管，我今日上门，也是有一事相求，还请大总管在王爷面前说句好话。”

南祁忙道：“愿闻其详。”

远华道：“听闻凌太傅千金得了重症，远华不才，也略懂岐黄，只是各处来的名医甚多，难以出头，因此想请王爷帮忙举荐。若能饶

幸治好凌家小姐，也可得些封赏，略略改善境况。”

南祁肃然：“小姐得了骆太医真传，定出手不凡。小姐放心，我家王爷定有分寸。”

正说间，一名仆从过来请示南祁，远华忙起身谢道：“大总管不必陪我，府上事情要紧。若因我耽搁了，如何承担得起？”

南祁听后，起身又寒暄几句，方才去了。

远华独在院中枯坐，好在这寒香筑中梅花盛放，朵朵花儿姿态迥异，清香浮动，细细赏来，却也心旷神怡。不多时，仆从送上午饭，远华吃了。又坐了片刻，忽见梅树下一溜石径的碎石间，遗有一块翡色玉佩，她一时好奇，便俯身去拾，不想脚下一滑，跌坐在地上。她起身一看，自己身上沾了点点泥浆，而那玉佩正好在一块尖尖的碎石上，被她大力往下一坐，便断为两截，穗子也污秽不堪。

她正懊恼时，只听一阵喧哗，一行人已往这边行来。为首的是一个年轻男子，穿了一身暗红绣金束袖长袍，远远望去只觉气宇轩昂，风采夺人。他身边一个清秀少年道：“王爷的骑射最好，今日一定是拔得头筹。”那王爷清笑两声，不置可否。

远华心中突突乱跳，眼见他们越来越近，忙将那玉佩用手绢包了放入怀中，整整衣衫，站起身来。谁知那王爷目光往这边一扫，却又领着众人，往深处去了。

远华只得回身坐下，谁知一等又是一个时辰，那王爷仍旧不唤人前来相请。远华毕竟年轻，心下便有些沉不住气，几番起身，待要离去，复又改变主意坐下，心中憋了一口气，十分不快。

她正踌躇间，南祁已过来相请。远华忙跟着他出了寒香筑，往一处水榭之地行去。只见前方一横楼阁隐在山坳丛林间，一带清流白石为栏，飞泻而下，一方长亭沿水而抱，匾额上书三个苍劲大字：“紫



云翎”。

长亭前置了一张玉案，书砚笔墨一应俱全，案前立了一个男子，正专心在一张宣纸上题字。他已换了一身藕色长衫，披了一件白色狐裘，更加显得眉目如画，俊朗高贵。远华偷眼望去，只见他题的乃辛弃疾《永遇乐》中的两句：“想当年，金戈铁马，气吞万里如虎。元嘉草草，封狼居胥，赢得仓皇北顾。”字力透纸背，挺拔苍劲，意态飞扬，心下不由得暗暗赞叹。

南思羽等了许久，不见骆远华发话，忍不住抬起头来。见她一身青衣上污泥点点，他便皱了眉头，淡淡地道：“骆小姐，多年不见，如今可好？”

远华与他目光相接，只觉得他漆黑的眸中光华闪烁，似有讥诮之意，便道：“下里乡人，不过胡乱过日子罢了。王爷倒是好兴致。”

南思羽笑了起来：“你的来意我已经知道了。我若帮了你，可有何好处？”

远华一愣：“好处倒是没有。不过听闻王爷曾是凌太傅的学生，凌家小姐久病不治，王爷难道就不想替凌太傅分忧吗？”

思羽两道目光定定地看住远华，半晌方道：“你如何保证你定能治好凌小姐？”

远华叹口气：“我不能保证，只能尽力一试。”

思羽一笑，也不言语，低了头继续题字。

远华心中忐忑，待他写完一幅，正欲开口，却听他道：“明日午时，你在凌府门前等我。”他缓缓拿起玉案前的茶盏，喝了一口，又道，“你此次前来，怕不只是为了凌府的封赏吧……”不待她答话，他又道，“你父亲的事，不用费心去探查了，不会有什么结果。你若尽力治好凌小姐，你弟弟的消息，我也自会帮你打听。”

远华心中一喜，轻声道：“多谢王爷。”